

# 初探單一專利法院運作後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之競合——以 Huawei v. Netgear 案為中心

容浩城

## 壹、前言

- 一、標準必要專利下之禁訴令戰爭
- 二、Huawei v. Netgear 案之重要性及單一專利法院之發展

## 貳、Huawei v. Netgear 案之訴訟架構

- 一、第一階段：多國平行訴訟
- 二、第二階段：網件動議聲請美國法院之禁訴令
- 三、第三階段：單一專利法院、德國、中國大陸法院對網件核發反禁訴令
- 四、第四階段：撤回訴訟及和解

## 參、Huawei v. Netgear 案評析

- 一、SEP 爭議之禁訴令無法解決平行訴訟
- 二、多國訴訟結構在禁訴令競合後形同原架構之維持
- 三、對單一專利法院之觀察

## 肆、結語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研究生。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本局及任職單位之意見。

## 摘要

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之授權爭議，因專利權之屬地性與全球市場之跨境性，常導致多國法院同時進行平行訴訟。為避免外國訴訟影響該地區程序，美國與中國大陸法院近年於 SEP 爭議中發布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 ASI），限制當事人於其他司法管轄區之訴訟活動。歐陸國家之法院則透過反禁訴令（anti-anti-suit injunction, AASI）加以回應，形成所謂禁訴令競合之現象。

2024 年單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 UPC）慕尼黑地方分庭於 Huawei v. Netgear 一案首次發布反禁訴令。本文以該案為核心，整理中國大陸、德國、美國與單一專利法院之多國訴訟架構，並分析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競合。本文認為，單一專利法院已加入全球 SEP 禁訴令競合之司法場域，而反禁訴令雖可維護該地區之法院管轄權，但未能根本解決跨國專利訴訟衝突。

關鍵字：標準必要專利、公平，合理，無歧視、禁訴令、反禁訴令、單一專利法院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Anti-suit Injunction、Anti-anti-suit Injunction、Unified Patent Court

## 壹、前言

### 一、標準必要專利下之禁訴令戰爭

標準必要專利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 多涉全球之布局及授權，但又因專利之屬地性原則，而導致相近之專利（多為同一專利家族，在不同國家僅有少數請求項不同，甚至有完全相同者）爭議在多國同時有多起訴訟進行<sup>1</sup>。再考量專利權之權利耗盡原則係採國際耗盡原則<sup>2</sup>，而 SEP 因常在法院爭執並確定公平、合理、無歧視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 之授權金，若法院傾向較低之授權金，則專利權人將更有可能進行選擇法院，前往較有利之法院起訴<sup>3</sup>。由上述等原因衍生出裁判不一致、訴訟勞費之損耗等平行訴訟下之問題，有論者認為此更導致法院間之惡性競爭 (race to the bottom) 和爭奪管轄權 (race to the courthouse) 之不良影響<sup>4</sup>。

SEP 下之禁訴令 (anti-suit injunction, ASI) 在近年快速發展。2012 年之 Microsoft v. Motorola 案<sup>5</sup>，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首次在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中引進並核發禁訴令<sup>6</sup>以嘗試遏止上開平行訴訟，期使平行訴訟問題得以獲解決，具體之審查模式仍大致援用早期 Gallo 案<sup>7</sup>所建立之三階段審查架構。而此後當事

<sup>1</sup> 也因此有國家法院嘗試定全球之 FRAND 授權金，以求在一地紛爭解決，惟此爭議甚大，且未獲多數司法管轄區之認可，目前僅有英國積極採此作法。相關討論參見宋皇志，標準必要專利全球授權與專利屬地原則之衝突與調和，臺大法學論叢 54 卷 1 期，頁 78-98，2025 年 3 月。FRAND 協議之各項討論另參王立達，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之國際規範發展與比較分析——FRAND 承諾法律性質、禁制令、權利金與競爭法規制，月旦法學雜誌 275 期，2018 年 4 月。

<sup>2</sup> 如我國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6 款、美國 Impression Product v. Lexmark 案。See Impression Prods., Inc. v. Lexmark Int'l, Inc., 137 S. Ct. 1523, 1523 (2017)。

<sup>3</sup> See Garry A. Gabison, Worldwide FRAND Licensing Standard, 8 Am. U. Bus. L. Rev. 139, 2019.

<sup>4</sup> Jorge L. Contreras, The New Extraterritoriality: FRAND Royalties,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in Disputes Ove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25 B.U. J. Sci. & Tech. L. 251, 283 (2019).

<sup>5</sup>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3d 872, 881-82 (9th Cir. 2012). 本案相關討論另參韓佳盈，談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之「禁訴令」與「反禁訴令」現象，科技法律透析 35 卷 2 期，2023 年 2 月。（介紹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互動及重要案件）葉雲卿，美國 Microsoft 案後續發展及其對計算標準專利合理權利金之影響，智慧財產評論 13 卷 1 期，2015 年 6 月。

<sup>6</sup> 禁訴令係指一禁止對造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提起相關訴訟之禁制令，多會要求對造撤回已提出之他國訴訟，否則將對其科以高額按日罰款或拘留。

<sup>7</sup> See E. & J. Gallo Winery v. Andina Licores S.A., 446 F.3d 984, 991 (9th Cir. 2006).（揭示之三階段審查：（一）當事人和訴訟標的同一（二）存在至少一個 Unterweser 因素，即外國訴訟將 1. 妨礙核發禁訴令法院地之政策 2. 無理取鬧 (vexatious) 或壓迫性的 3. 威脅法院對物或準物的管轄權 4. 有其他損害衡平之情事（三）無對禮讓 (comity) 不可容忍的影響）

人彷彿看到新的契機能先下手為強，於是紛紛開始聲請禁訴令以阻止對造於他國之訴訟繼續進行或阻斷其勝訴判決之執行力。雖傳統之大陸法國家並無禁訴令之傳統，2019 年 7 月 11 日慕尼黑地方法院仍於 Nokia v. Continental 案<sup>8</sup> 開創性的核發反禁訴令（anti-anti-suit injunction, AASI）禁止 Continental 於美國聲請禁訴令之程序繼續進行，以遏制美國北加州地方法院可能的禁訴令並維護自身之管轄權<sup>9</sup>。2020 年法國及英國法院於 ICom v. Lenovo 案<sup>10</sup> 均對於美國法院之禁訴令核發反禁訴令，宣告歐洲已全面參與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戰場。2020 年 8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在華為訴康文森案<sup>11</sup> 核發首個禁訴令，象徵中國大陸法院的參與。至此，國際上各主要司法管轄區均已進入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戰爭。

## 二、Huawei v. Netgear 案之重要性及單一專利法院之發展

Huawei v. Netgear 一案，係近年來備受矚目的標準必要專利案件之一，本案是單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 UPC）自成立以來首件核發反禁訴令之案件，其程序、管轄之適用及實體上審查之要件、所採之見解等均有待吾人探明。單一專利法院為 2023 年才正式運作之歐洲地區跨國專利法院，其對禁訴令制度所採取之立場，對未來全球 SEP 訴訟具有重要意義。

<sup>8</sup> Landgericht München I, Case No. 21 O 9333/19 et 21 O 9512/19.

<sup>9</sup> Nokia v. Continental 案之詳細討論另見胡君弘，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交錯——Nokia v. Continental 案為中心，專利師 52 期，2023 年 6 月。

<sup>10</sup>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Case No RG 19/59311, 8 November 2019, aff'd ICom v. Lenovo, Court of Appeal of Paris – RG 19/21426, 3 March 2020 - Case No. 14/2020 (English trans. at <http://caselaw.4ipcouncil.com/french-court-decisions/ipcom-v-lenovo-court-appeal-paris-rg-1921426>). ICom v. Lenovo, [2019] EWHC 3030 (Pat).

<sup>11</sup> 本案案號：（2019）最高法知民終 732 號、733 號、734 號；行為保全裁定書案號：（2019）最高法知民終 732 號、733 號、734 號之一；複議裁定書案號：（2019）最高法知民終 732 號、733 號、734 號之二。英國之判決 See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Conversant Wireless Licensing S.A.R.L.; ZTE Corp. v Conversant Wireless Licensing S.A.R.L., [2020] UKSC 37 (U.K.).

就後續討論之前有必要介紹歐洲之單一專利制度（Unitary Patent System, UPS）。單一專利制度包含單一專利（Unitary Patent, UP）<sup>12</sup>及單一專利法院<sup>13</sup>，自2023年6月1日開始運作至今已近3年，可視作歐洲統合發展之重大成果。隨案件逐步增加<sup>14</sup>，可見企業對其信賴程度逐步建立。另有評論觀察單一專利法院蓬勃發展的同時，實已造成案件之擠壓效果，隨案件進入單一專利法院，歐洲其他地區案件量在減縮，導致成員國審理之能力進一步下降，如德國便有多名資深法官轉任至單一專利法院<sup>15</sup>。後續必然將造成歐洲其他地區法院審理量能及裁判實務上的重大改變，應屬可預見。

而單一專利法院所依賴之法律主要為所謂之「專利套裝法案」（Patent Package），其由三個法律上獨立的部分組成，包含兩項歐盟法層級之單一專利規則（Unitary Patent Regulation）與單一專利翻譯規則（Unitary Patent Translation Regulation）以及國際性的單一專利法院協議（Agreement on a Unified Patent Court, UPCA）。不過整體仍可能有規範不足之處，此部應由其他歐盟法規、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及其他國內法、國際法予以補充。

有論者認為由以上複雜體系構成之原因之一可能是為避免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負責解釋新的專利實體法規範，因為歐洲法院被部分學者認為在專利領域的專業性不足<sup>16</sup>。不過其實即使有上述設計，歐洲

<sup>12</sup> 所謂UP，係指具單一效力之歐洲專利，申請與審查程序與過往傳統之歐洲專利（下稱EP）相同，而在效力部分有所不同。該不同處體現於核准後之領證即生效程序，UP在申請人選擇生效之國家後，將直接在所選之成員國生效，使申請人得以免去過往EP需於各國生效之翻譯等程序費用。值得一提的是，UP具有單一效力，故若遭認定無效則將在所有國家均不得再用該專利主張權利，而EP若在一國家被認為無效，仍有可能在其他國家未被挑戰或遭挑戰後仍維持有效。在UP制度運作後，其與EP制度仍會並存，申請人應用何種制度應視自身之需求而定，若因市場、權利主張之考量，不需在太多國生效，則可能仍用EP較優。

<sup>13</sup> 單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 UPC）是2023年6月1日啟用的國際法院，專責審理UP及EP的侵權與撤銷訴訟等專利爭議。其裁決效力及於所有參與國，旨在簡化訴訟、提高效率，並降低跨國專利訴訟成本。對參與單一專利法院協議（下稱UPCA）的歐盟成員國具專屬的專利訴訟管轄權。

<sup>14</sup> 截至2025年4月30日，一審法院已受理侵權之訴305件，撤銷反訴292件。<https://naipnews.naipo.com/20297/>（最後瀏覽日：2026/03/06）。

<sup>15</sup> Konstanze Richter, Werner Richter, UPC brings brain drain, but attracts young judges to patent Law, JUVE Patent, <https://www.juve-patent.com/people-and-business/werner-richter-upc-brings-brain-drain-but-attracts-young-judges-to-patent-law/> (last visited Feb. 1, 2026).

<sup>16</sup> Dana Beldiman, The European Unified Patent Court –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Court’s Approach to the Diverse Dimension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52 AIPLA Q.J. 1, 5 (2024).

法院仍然保有解釋相關法律的權限，因此原本避免歐洲法院介入的構想實際上並未完全實現，因歐洲法院仍可能藉由既有判決之拘束力（binding effect）及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267 條的先決裁定程序（preliminary ruling procedure）<sup>17</sup> 影響歐洲單一專利法院之運作。

單一專利法院雖形式上非國家法院，惟功能上係整合於各國法院，且單一專利法院非歐盟司法機關之一部。審級上為二審制，第一審法院由分布於歐盟各地的地方分庭（Local Divisions）與區域分庭（Regional Divisions）構成。而上訴法院設於盧森堡。就人員組成而言，法官來自各成員國，為了促進單一專利法的自主解釋，法官被鼓勵儘量避免過度依賴其母國之專利法傳統<sup>18</sup>。

單一專利法院之管轄權包括地域管轄（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國際管轄（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事務管轄（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有關地域管轄權的具體規定，依各地方分庭劃分，係規定於 UPCA 第 33 條。此外，在特定情況下，單一專利法院的國際管轄權亦可能涵蓋非締約國，例如當某一傳統歐洲專利的專利束（bundle）包含該國的國家專利時。單一專利法院之事務管轄權則可區分為訴訟類型及專利類型兩種，單一專利法院所管轄的訴訟類型包括專利侵權訴訟（patent infringement actions）、暫時處分（provisional measures）<sup>19</sup>、專利撤銷訴訟（revocation actions）。就專利類型而言，單一專利法院有權審理歐洲單一專利及傳統歐洲專利（classic European patents），甚至包括 2023 年 6 月 1 日 UPCA 生效之前授予的專利<sup>20</sup>。

單一專利法院的大部分程序規範均規定於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Rule of Procedure）之中，其中亦包含適用與解釋的基本原則，最終所採之版本為修訂之第 19 版。然而，一些核心制度規範仍規定於 UPCA，如法院管轄權、法院組織架構。這些制度規範的整體目的在於確保單一專利法院能夠進行具有成本效益的訴訟程序，並在當事人之間維持公平的利益平衡。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由序言及

<sup>17</sup> 當涉及歐盟法的解釋或有效性問題時，單一專利法院必須向歐洲法院提出先決裁定請求。此制度旨在確保歐盟法能夠得到正確適用與一致解釋。

<sup>18</sup> Dana Beldiman, *supra* note 16, at 6.

<sup>19</sup> 單一專利法院相關之法條用語為 provisional measures，可譯為暫時措施。惟本文認為稱其為「暫時處分」較為合適，其與我國之暫時處分定義類同。

<sup>20</sup> Dana Beldiman, *supra* note 16, at 7.

六大部分所構成<sup>21</sup>。而在暫時處分及禁制令部分，單一專利法院具有極大之裁量權，加之法官由不同成員國組成，因而在反禁訴令之見解極有必要予以探明。

另值一提者係，本案是中國大陸法院首次在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訴訟核發反禁訴令<sup>22</sup>。中國大陸企業如華為、中興等握有大量標準必要專利，且中國大陸法院也持續參與禁訴令之競賽，積極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由2020年8月以來核發禁訴令性質之裁定之華為訴康文森案、小米訴 InterDigital 案、三星訴愛立信案，可見一斑。而目前中國大陸法院均依民事訴訟法中行為保全制度核發禁訴令及反禁訴令，惟運用此制度核發禁訴令及反禁訴令是否妥適仍有爭論<sup>23</sup>，未來中國大陸法院之見解如何發展亦有待吾人探究，惟本文篇幅有限，無法著墨太深，應另文探討。

綜上，本文欲聚焦之問題在於反禁訴令是否能真正解決 SEP 全球平行訴訟所造成之衝突？單一專利法院對於反禁訴令的立場與過往歐陸實務有無不同？現階段禁訴令競合之情況如何？本文以下將先介紹 Huawei v. Netgear 案之多國訴訟架構，其中分析本案中核發反禁訴令之法律理由，最後就全球 SEP 禁訴令競合現象提出評析。

## 貳、Huawei v. Netgear 案之訴訟架構

網件（Netgear）為美國之網路設備製造商，北美第三大、全球第六大路由器製造商，從事家用與商用網路產品之製造與銷售。隨著新一代之 Wi-Fi6 標準之推出，網件在家用市場提供多種實施該網路標準之產品（如路由器、數據機、Mesh 系統、交換器、中繼器等）。

<sup>21</sup> 第一部分規範第一審程序；第二部分規範證據；第三部分規範暫時處分；第四部分規範上訴程序；第五部分為一般性之程序規範；第六部分為法院費用及訴訟扶助。

<sup>22</sup>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財活動通，「標準必要專利政策暨營運與授權訴訟實務聚焦探討」線上研討會，智財活動通（更新至2026年1月9日），[https://ipr.cnfi.org.tw/event/event\\_detail.php?id=50](https://ipr.cnfi.org.tw/event/event_detail.php?id=50)（最後瀏覽日：2026/01/11）。

<sup>23</sup> 參見崔國斌，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中禁訴令的適用，知識產權 2 期，2023 年 10 月。

華為（Huawei）係中國大陸之通訊製造商，為多件 Wi-Fi6 專利之權利人。在 Wi-Fi6 標準必要專利持有量排名裡，華為僅次於高通，在眾多競爭者中位列第二，並且多有多國之專利布局<sup>24</sup>。於本件訴訟發生前，華為就其專利已與多個實施者（如德國路由器市場領導者 AVM、亞馬遜和 Stellantis 等）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並取得多個有利結果，多數實施者於 2022-2023 年與華為達成和解協議及授權。網件公司製造路由器相關產品亦會實施華為之專利，其係最後一個選擇與華為對抗到底而不願接受其授權條件之企業，在上述背景下展開本件侵權、反壟斷及 FRAND 協議等一系列訴訟。

禁訴令本質類似於暫時處分，其附隨於本案，而須當事人以動議、聲請之方式提出，故若要探討禁訴令之問題，則必論及本案訴訟，因此本文將本案相關連之訴均納入說明，並以此呈現標準必要專利多國訴訟之性格。

本件訴訟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華為在中國大陸濟南中級人民法院<sup>25</sup>、德國杜塞道夫地區法院（Landgericht Düsseldorf）<sup>26</sup>、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Landgericht München I）、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sup>27</sup>對網件公司提起專利侵權之訴及網件公司在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CACD）提起反壟斷訴訟；第二階段為網件公司為扭轉頹勢而在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聲請禁訴令<sup>28</sup>，意圖封鎖華為在中、歐取得的禁制令執行，此為本案之關鍵轉折；第三階段，華為為對抗前揭禁訴令而聲請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sup>29</sup>、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sup>30</sup>、中國大陸最高法院<sup>31</sup>核發反禁訴令（預防性反禁訴令）並皆獲准許；第四階段雙方陸續撤回訴訟、進行授權談判並和解。

<sup>24</sup> LexisNexis Intellectual Prop., Sol Who Is Leading the Wi-Fi 6 Patent Race?6-9 (IPlytics Rep., 2023), <https://www.lexisnexisip.com/wp-content/uploads/2023/09/IPlytics-Report-Who-is-Leading-the-WiFi-6-Patent-Race.pdf> (last visited Feb. 1, 2026). 指出 Qualcomm、Huawei、Intel、LG Electronics 等是 Wi-Fi6 SEP 持有量的主要企業。其中數據顯示 Huawei 在排行指標中位居前列（例如按照 LexisNexis “ultimate owner” 綜合排名時也顯示 Huawei 名列前茅）。

<sup>25</sup> 案號：魯 01 知民初 407、408 號。

<sup>26</sup> 案號：4c O 8/22、4c O 0/22。

<sup>27</sup> 案號：UPC\_CFI\_9/2023、UPC\_CFI\_168/2024。

<sup>28</sup> 案號：No. 2:24-cv-00824-AB (AJRx)。

<sup>29</sup> 案號：UPC\_CFI\_791/2024。

<sup>30</sup> 案號：7015249/24。

<sup>31</sup> 案號：（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

## 一、第一階段：多國平行訴訟

華為於 2020 年 7 月 9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網件已侵害其 Wi-Fi6 之標準必要專利，並邀請其展開授權談判。惟網件並未對上述警告函作出任何回覆，後續六次侵權通知亦然（最後一次為 2022 年 1 月 11 日）<sup>32</sup>。

鑒於多次請求協商均未獲回覆，2022 年 3 月 2 日華為向德國杜塞道夫地方法院提起本件之首個專利侵權訴訟<sup>33</sup>。而直至本件起訴後，網件方才與華為聯繫<sup>34</sup>。此時網件再回覆為時已晚，華為在自己之母國，中國大陸，再提起第二件專利侵權訴訟。2022 年 4 月 7 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華為對網件提起的專利侵權訴訟<sup>35</sup>。華為另於 2023 年 6 月 1 日，向單一專利法院之慕尼黑地方分庭就不同標的專利提起侵權訴訟，此一訴訟後續經法院分別審理而拆成兩案<sup>36</sup>，案號分別為 UPC\_CFI\_9/2023<sup>37</sup> 及分割後之 UPC\_CFI\_168/2024<sup>38</sup>。

在此之間雙方仍嘗試進行協商，但未能有實質進展。協商仍無結果後，華為又繼續發動攻勢，於 2024 年又向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就專利 EP3334112 與 EP3937445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sup>39</sup>。

網件或為掌握訴訟之主動權，於 2024 年 1 月 30 日在加州起訴華為違反反托拉斯法，稱華為拒絕以於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承諾之 FRAND 條款授權其專利，違反休曼法第一條

<sup>32</sup> Huawei Techs. Co. v. Netgear, Inc., UPC Local Division Munich, UPC\_CFI\_791/2024, Order of Dec. 11, 2024, Sachverhalt (ECLI:UP:CFI:2024:0001046.0001).

<sup>33</sup> 涉案專利之歐洲專利號為 EP3337077B1 與 EP3143741B1。

<sup>34</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Sachverhalt.

<sup>35</sup> 鉅亨號—Anue 鉅亨網，華為在歐洲贏得里程碑判決！歐洲法院判美企違規，賠償華為 10 億歐元【附判決書】，<https://hao.cnyes.com/post/128764>（最後瀏覽日：2026/01/11）。

<sup>36</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Sachverhalt.

<sup>37</sup> 涉案專利之歐洲專利號為 EP3611989B1。

<sup>38</sup> 涉案專利之歐洲專利號為 EP3678321B1。

<sup>39</sup> Huawei v. Netgear, UPC\_CFI\_791/2024, Sachverhalt (Ger.).

及第二條<sup>40</sup>。另指控華為涉嫌欺詐、勒索和其它犯罪行為，同時請求法院定全球 FRAND 授權費<sup>41</sup>。

2024 年 6 月 7 日，中國大陸之一審濟南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22）魯 01 知民初 407、408 號民事判決，認定網件公司侵害華為之 Wi-Fi 6 中國大陸專利<sup>42</sup>，並判令網件北京公司立即停止其侵權行為。網件北京公司不服一審判決，隨即向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於 2024 年 9 月 3 日立案受理，案號為（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

## 二、第二階段：網件動議聲請美國法院之禁訴令

在遭到華為於中、德、單一專利法院多線進攻的網件此時處於被動的態勢，且已有訴訟敗訴於華為。也許已感在歐洲及中國大陸的侵權本案訴訟情勢不利<sup>43</sup>，網件為扭轉戰局並將爭議之中心轉移至自己的主場美國，於 2024 年 12 月 4 日提出影響全案之關鍵動議——向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聲請禁訴令及禁執令（anti-enforcement-injunction, AEI）並同時請求定暫時權利金之臨時授權（interim license），以避免任何法院核發禁制令，並使其能在聲請期間繼續實施華為之專利。惟有論者指出若美國法院作出此類命令，將是美國於 SEP 案件史上前所未有的做法。縱網件曾援引小米與 Panasonic 案中的臨時授權作為先例，然而該案件係由英國法院作出裁定，涉及的是不同技術標準（該案係涉及行動通信標準）。此外，在該案中，雙方當事人早已同意由該法院確定最終授權契約的 FRAND 條

<sup>40</sup> 15 U.S.C. § 1, 15 U.S.C. § 2.

<sup>41</sup> See Florian Mueller, Netgear brings politically charged U.S. complaint against Huawei: antitrust and racketeering allegations, ip fray, <https://ipfray.com/netgear-brings-politically-charged-u-s-complaint-against-huawei-antitrust-and-racketeering-allegations/> (last visited Feb. 1, 2026).（指出網件之相關敘事試圖將華為描繪為一家極端惡劣且具有高度犯罪能力的中國大陸公司，彷彿其在商業活動中不斷從事欺詐與勒索。更難理解的是，一家從事專利授權業務的 SEP 持有人如何會符合 RICO 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中所稱的「有組織犯罪（racketeering）」之法律要件。然而，網件之書狀仍主張華為三家關聯公司涉嫌「RICO 共謀之違法」（alleges RICO Conspiracy violations）。）

<sup>42</sup> 專利號：201811536087.9、201810757332.2。

<sup>43</sup> 果然於 12 月 18 日，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分庭認定美國網件公司侵害華為之歐洲專利 EP'989 號成立，並核發單一專利法院自成立以來第三個 SEP 禁制令，範圍涵蓋德、法、義等七國。

款，與本案之情形大有不同<sup>44</sup>。法院將庭期訂於 2025 年 1 月 25 日審理，後延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惟該動議聲請書狀未送達於華為<sup>45</sup>。

網件於動議聲請書中主張，華為曾於 IEEE 提交保證書（Letters of Authorization, LOAs），保證會以合理、無歧視（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ion, RAND）之授權條款向不特定多數實施者提供全球授權，卻又於世界各地發起專利侵權之閃電戰（blitzkrieg）。因此網件認為法院應援用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案<sup>46</sup>中適用於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之三階段審查<sup>47</sup>及過去實務曾採用之「自由方法」<sup>48</sup>，另按近期之 Ericsson v. Lenovo 一案<sup>49</sup>應考量雙方是否已遵守 RAND 義務。而網件為「願意支付授權費的被授權人」，尋求法院協助以防止華為利用外國禁制令作為「談判工具」來逼迫其接受不符合 RAND 的高額授權費。網件認本件三階段審查如下：就當事人與爭點而言，本案相關之國內外訴訟均涉及網件、華為及其關聯公司，且核心爭點皆為華為 Wi-Fi 6 SEP 的全球 RAND 授權條款。考量 Gallo 案所揭示之禁訴令第二階段審查之溫特威瑟要件（Unterweser factors），華為在外國執行禁制令將違反美國反壟斷法並挫敗美國政策。再者，華為的行為已威脅到法院的管轄權，其試圖透過外國禁制令施壓網件在本案結案前屈服。華為之外國訴訟具有騷擾性且具壓迫性，且華為與網件並非主要市場競爭對手（因華為在美受監管限制）。最後就國際禮讓而言，此案屬私人契約糾紛，不涉及外國政府，因此核發禁訴令對國際禮讓的影響在可容忍範圍內。因此法院應得核發禁訴令<sup>50</sup>。

<sup>44</sup> See Florian Mueller, Netgear settles WiFi 6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dispute with Huawei, takes license to Sisvel pool between Unified Patent Court and Munich I Regional Court rulings, ip fray, <https://ipfray.com/netgear-settles-wifi-6-standard-essential-patent-dispute-with-huawei-takes-license-to-sisvel-pool-between-unified-patent-court-and-munich-i-regional-court-rulings/> (last visited Feb. 1, 2026).

<sup>45</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Sachverhalt.

<sup>46</sup>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3d 872 (9th Cir. 2012).

<sup>47</sup> See E. & J. Gallo Winery v. Andina Licores S.A., 446 F.3d 984, 991 (9th Cir. 2006).

<sup>48</sup> See Quaak v. Klynveld Peat Marwick Goerdeler Bedrijfsrevisoren, 361 F.3d 11, 17 (1st Cir. 2004).

<sup>49</sup>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v. Lenovo (United States), Inc., 120 F.4th 864 (Fed. Cir. 2024).

<sup>50</sup> See Memorandum of Points and Authorities in Support of Plaintiff NETGEAR, Inc.'s Motion for Anti-Enforcement Injunction or, Alternatively, Entry of Interim License, *Netgear, Inc.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No. 2:24-cv-00824-AB (AJRx) (C.D. Cal. Dec. 4, 2024), ECF No. 127.

### 三、第三階段：單一專利法院、德國、中國大陸法院對網件核發反禁訴令

華為應可推知若真遭美國法院核發禁訴令，則先前所取得有利判決之努力將功虧一簣，故在網件於美國提出禁訴令動議之一週內之 2024 年 12 月 9 日，華為即於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與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聲請反禁訴令及反禁執令反制<sup>51</sup>，接著在中國大陸於 2024 年 12 月 20 日聲請行為保全，以下分別以各法院區別論述之。

#### （一）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

##### 1、暫時處分程序之開啟

首先，華為於 2024 年 12 月 9 日，首次形式上成功向法院提出暫時處分（即反禁訴令）之聲請<sup>52</sup>。並陳明因系統技術問題，另一次嘗試提交之聲請未能完成<sup>53</sup>。再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另依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62 條第 2 項<sup>54</sup>，就其前述 2024 年 12 月 9 日聲請書中以灰底標示之資訊，如當事人間授權談判之歷史（Verhandlungshistorie），提出保密聲請<sup>55</sup>，請求就涉及談判內容之資料不予公開<sup>56</sup>。

<sup>51</sup> 華為與網件之本案訴訟於 2024 年 12 月 18 日單一專利法院判決華為之專利有效、網件成立侵權。

<sup>52</sup> 程序編號 APP\_65059/2024、UPC\_CFI\_777/2024。因慕尼黑地方分庭之第二合議庭，已於 2024 年 12 月 9 日認此暫時處分聲請屬基本可受理，從而可就具體事實加以審查，附此說明。（案號 ACT\_63549/2024、UPC\_CFI\_755/2024。）

<sup>53</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Prozessgeschehen.

<sup>54</sup> Regel 262.2 VerfO. 本條規定使當事人可請求對書面訴狀或證據中的特定資訊保密，並須提供具體的保密理由。

<sup>55</sup> 程序編號 APP\_65188/2024、UPC7/2024\_CFI\_77。

<sup>56</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Prozessgeschehen.

然而，於 2024 年 12 月 9 日所提交之暫時處分聲請書中，誤載係以電子郵件方式向網件於本案程序中之代理人<sup>57</sup>為送達。由於該錯誤無法於法院案件管理系統（Case Management System, CMS）中刪除，聲請人華為遂於與合議庭審判長進行電話確認後，於 2024 年 12 月 11 日，再次提出<sup>58</sup>暫時處分聲請<sup>59</sup>。

惟於該次聲請中，侵權訴訟之法院代理人仍有誤載情事。經法院再次指正並補正相關瑕疵後，華為終於在 2024 年 12 月 11 日補正完成本件暫時處分聲請<sup>60</sup>，而終於開啟暫時處分審理程序<sup>61</sup>。

此外，雖原則上暫時處分之審理依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08 條第 2 項<sup>62</sup>應由合議庭為之，惟因本案本身具極端之高度急迫性（hohe Dringlichkeit），應有由獨任之法官迅速作成裁定之必要。故第一合議庭審判長 Dr. Matthias Zigann 依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08 條第 3 項<sup>63</sup>，指定其為獨任法官並就本件聲請作成裁定。

<sup>57</sup> 指在同一當事人之「既有侵權本案」中，已依法向單一專利法院登記並受任的訴訟代理人（UPC representative），而非暫時處分程序中之代理人。參見董延茜，歐盟單一專利制度介紹，智慧財產權月刊 290 期，頁 20-21，2023 年 2 月。（指出當事人應委任於締約會員國法院具有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律師（lawyer），或具有例如歐洲專利訴訟證書等適當資格的歐洲專利律師（European Patent Attorney），單一專利法院登記處應製作該等歐洲專利律師的名單。）

<sup>58</sup> 程序編號 ACT\_65364/2024、UPC\_CFI\_790/2024。

<sup>59</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Prozessgeschehen.

<sup>60</sup> 程序編號 ACT\_65376/2024、UPC\_CFI\_791/2024。

<sup>61</sup>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11.12.2024, UPC\_CFI\_791/2024 – Huawei/Netgear, Prozessgeschehen.

<sup>62</sup> Regel 208.2 VerfO.

<sup>63</sup> Regel 208.3 VerfO. “In case of extreme urgency, the presiding judge may decide on the Application or may assign the Application to the judge-rapporteur. The presiding judge or the judge-rapporteur shall decid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ithout delay.”「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審判長可自行對該聲請作出決定，亦可將該聲請指派給受命法官（Judge-rapporteur）辦理。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應在不拖延的情況下儘速作出決定。」（「極端緊急」是一個極高的門檻。通常適用於如果不立即核發禁令，損害將在數小時或數天內發生且無法彌補的情形（例如：侵權產品即將在大型貿易展覽會上展出，或侵權貨物即將清關進入市場））

## 2、法院之判斷

### (1) 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有管轄權

按 UPCA 第 31 條<sup>64</sup> 及新布魯塞爾第一規則 (Brussels Ia Regulation) 第 71 條第 b 項第 2 款<sup>65</sup>，依華為所為之釋明，其所主張之「即將發生之不法行為」結果地，位於單一專利法院之管轄範圍內，從而使其具國際管轄權 (internationale Zuständigkeit)。再依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8 條第 5 項<sup>66</sup>，聲請人華為已登記為系爭專利之權利人而具當事人適格。

而單一專利法院對於暫時處分之實體管轄權 (sachliche Zuständigkeit)，係依 UPCA 第 32 條第 1 項 c 款<sup>67</sup> 規定所享有之專屬管轄權 (ausschließliche Zuständigkeit)。惟此一專屬管轄權，僅及於 UPCA 第 32 條第 1 項 a 款<sup>68</sup> 所列舉、屬於單一專利法院專屬管轄之訴訟類型，例如「基於已發生或將來專利侵權所提起之訴」<sup>69</sup>。法院認為本案中網件於 2024 年 12 月 4 日向美國法院聲請核發禁訴令／禁執令，其目的在於永久禁止聲請人於單一專利法院（尤其為本地方分庭）主張系爭專利，並禁止其執行單一專利法院或本地方法庭所作成之裁判。此類具訴訟禁止效果，已構成對聲請人專利權所具有之財產權性質之直接干預，從而該當 UPCA 第 32 條第 1 項「將來專利侵權」之要件。

<sup>64</sup> Art. 31 EPGÜ i. V. m.

<sup>65</sup> Art. 71b Nr. 2 Brüssel Ia-VO. (此規則係關於關於民商事案件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  
<sup>66</sup> Regel 8 (5) VerfO.

<sup>67</sup> Art. 32 (1) c) EPGÜ.

<sup>68</sup> Art. 32 (1) a) EPGÜ.

<sup>69</sup> 就「基於已發生或將來專利侵權所提起之訴」而言，所謂「專利侵權」之概念，並不限於對專利技術之實施，尚包括透過程序性手段禁止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而對專利所具有之財產權性質造成實質干預之情形。學說上亦採相同見解，認為凡足以實質剝奪或架空專利權行使可能性之行為，均可能構成專利侵權。so auch: Grabinski/W.Tilmann, in Tilmann/Plasmann, Einheitspatent, Einheitliches Patentgericht, 2. Aufl., Art. 32 Rn. 61a.

再按 UPCA 第 33 條第 1 項 a 款<sup>70</sup> 聲請人所主張之專利財產權侵害結果，正發生於該地方分庭之管轄範圍內。一旦禁訴令／禁執令生效，華為即將被禁止繼續既有之侵權訴訟，或不得執行相關裁判。本案侵權之結果地位於慕尼黑地方分庭之管轄區域內，因此該分庭具地域管轄權。

此外，歐盟基本權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稱憲章）第 47 條<sup>71</sup> 在歐盟法之層次上，已確認「一般司法保護請求權」，即法院接近權。再依憲章第 17 條第 2 項<sup>72</sup>，智慧財產權被視為受保護之財產權利。是以，第 47 條第 1、2 項亦保障當事人為主張其專利遭非法使用，而向單一專利法院提起訴訟之權利<sup>73</sup>。

法院進一步指出，依 UPCA 第 3 條規定，單一專利法院之實體管轄權，僅及於未行使退出（opt-out）權之歐洲專利，亦即未依 UPCA 第 83 條第 3 項聲明排除單一專利法院管轄之專利，而本件未有行使退出權之情。

## （2）暫時處分之實體審查

本案暫時處分之審查，法院認應分兩層次審查，其一為華為之財產權（Eigentumsrecht），本案係指專利權，是否受侵害，其二為進行利益衡量（Abwägung），以確認暫時處分對於華為及網件之利益與損害之情形。

<sup>70</sup> Art. 33(1) a) EPGÜ.（原告通常可以在「侵權行為地」（a 款）或「被告住所地」（b 款）兩者中擇一提起訴訟。）

<sup>71</sup> Art. 47 EU-Charta.（有效救濟（Effective Remedy）通常被視為聲請初步或臨時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憲法依據。如果法院拖延審理或不准許臨時措施，導致專利價值因侵權而永久減損，則違反了「有效救濟」原則。）

<sup>72</sup> Art. 17 Abs. 2 EU-Charta.（雖然條文極其簡短，但它將「專利權」提升到與一般實體財產權同等的地位。）

<sup>73</sup> 華為主張於本案中，華為面臨者，係對其專利權及營業活動之重大侵害風險，並涉及司法主權、德國基本法保障之司法獨立、法定法官原則，以及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在進入審查前之先決問題為適用之法律為何，此部分法院區分兩部分論述。就涉案歐洲專利之德國部分而言，依 UPCA 第 24 條第 1 項 e 款<sup>74</sup>，應適用德國法。雖該款未能直接適用會員國之國內法，惟如果侵權行為發生在德國，或損害結果發生在德國，單一專利法院則可依羅馬二號規則（歐盟第 864/2007 號規則（RomeII））指向適用德國民法等德國法，本件之侵權行為發生在德國境內，故可依該規定適用德國法。再按德國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與第 19 條第 4 項<sup>75</sup>保障一般之訴訟權（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以行使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及第 1004 條（類推）<sup>76</sup>保護財產權之請求權基礎。而就其他國家所適用之歐洲專利部分而言，法院並無理由認為其法律體系對本案禁訴令／禁執令採取不同態度，併予指明。是故，本件之華為之財產權是否受侵害應適用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之侵權行為規定，再依第 1004 條第 1 項之防禦請求權補充「在有繼續侵害之虞時，得防止之。」法條雖規定要件為再次侵害危險（Wiederholungsgefahr），惟實務與通說均認具首次侵害危險即足。

華為主張依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過往實務見解，若能證明有下列情況之一，即應認有首次侵害危險，且同一企業集團之關係企業，原則上應視為與專利權人或專利實施人處於同一地位<sup>77</sup>：

A、專利實施者曾威脅將對專利權人提出禁訴令聲請。

B、專利實施者已針對專利權人提出禁訴令聲請。

<sup>74</sup> Art. 24 (1) e) EPGÜ.

<sup>75</sup> Art. 2 Abs. 1, 19 Abs. 4 GG.

<sup>76</sup> §§ 823 Abs. 1, 1004 (analog) BGB.

<sup>77</sup> vgl. LG München, Urteil vom 25.02.2021, Az. 7 O 14276/20; vgl. auch LG München, Beschluss v. Juni 2021, Az. 21 O 8690/21.（採五要件擇一即符合首次侵害危險之慕尼黑地區法院見解）

- C、專利實施者在一個原則會核發禁訴令的法域內，已提出或威脅提出本案訴訟，請求給予授權或請求確認全球合理授權費率。
- D、專利實施者曾對其他專利權人威脅或已提出禁訴令聲請，且並無跡象顯示其已在可為專利權人所知悉的方式上，表明未來（至少對該專利權人而言）不再聲請。
- E、專利實施者在專利權人所設定之短期間內（例如在首次侵權警告中載明之期限），未以文字方式聲明其不會提出禁訴令聲請。

本文中，第一與第二類型之要件均已該當，而美國法院對禁訴令採取相當「寬鬆」之態度，且過去已多次發布禁訴令／禁執令，禁止專利權人在德國行使專利權，此為公知之事實。華為之暫時處分聲請，係對抗上述禁訴令／禁執令之唯一有效防禦手段（*einzig wirksame Abwehrmaßnahme*），倘未即時核發反禁訴令，則華為將被剝奪於美國程序終結前，在歐洲行使其作為專利權人之法律地位與權利之可能性<sup>78</sup>。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認定首次侵害危險的五要件擇一說<sup>79</sup>之寬鬆標準，德國杜塞道夫地方法院則明顯採較嚴之基準<sup>80</sup>。

綜上，法院認為本案中第1相對人<sup>81</sup>於2024年12月4日在美國提出之禁訴令／禁執令聲請，如獲准，即將造成對單一

<sup>78</sup> vgl. OLG München, GRUR 2020, 397 Rz. 69; vgl. OLG München, GRUR 2020, 397 Rz. 72; Huawei v. Netgear, UPC\_CFI\_791/2024, Gründe der Anordnung, II (Rechtsverletzung und Erstbegehungsgefahr) (Ger.).

<sup>79</sup> 參見胡君弘，全球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38、152、166，2023年。（提及此概念時稱為五種「前置化類型」，彰顯將侵害危險前置化認定的特性。）

<sup>80</sup> OLG Düsseldorf GRUR 2022, 318 Rn. 26 ff. – Ausländisches Prozessführungsverbot; OLG Düsseldorf GRUR-RS 2022, 1375 Rn. 25 ff. – Ausländisches Prozessführungsverbot II.（指出不應逕認反禁訴令具有權利保護必要，而需限於客觀必要的情境，判斷時應衡酌禁訴令國法院是否尊重反禁訴令決定。）

<sup>81</sup> 本件暫時處分聲請中，第一相對人為網件之母公司，第二相對人及第三相對人均為網件於歐洲之子公司。

專利法院以及其裁判執行之全面禁止。此種禁訴令已違反前述法院接近權保障，構成對聲請人財產權（或準財產權）之不法干預。該等聲請亦涵蓋本案所提及之單一專利法院訴訟，且範圍更及於可能在單一專利法院提起之其他 SEP 侵權訴訟，並非限於目前已於單一專利法院（或德國法院）主張之專利。另就第 2 與第 3 相對人而言，至少存在首次侵害危險。既然第 1 相對人已提出禁訴令／禁執令，則第 2 與第 3 相對人仍可能參加前述聲請，或自行提出禁訴令／禁執令聲請。可看出歐洲單一專利法院在本案中所採取之思維，實際上延續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之既有實務。

### （3）利益衡量之結果偏向華為

按 UPCA 第 62 條第 2 項<sup>82</sup>及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11 條第 3 項<sup>83</sup>，法院須就雙方當事人之利益進行全面衡量。而過往實務上認為此類暫時處分之利益衡量應考量「急迫性」（Dringlichkeit）及「必要性」（Erforderlichkeit）<sup>84</sup>，所謂急迫性可由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09 條第 2 項第 b 款<sup>85</sup>所導出，實務上認為僅當權利人對其權利之行使表現出明顯之疏忽或拖延，以致客觀上足以推認其並不重視迅速之權利救濟時，始得認為欠缺暫時措施必要之時間上急迫性（zeitliche Dringlichkeit）<sup>86</sup>。

<sup>82</sup> Art. 62 (2) EPGÜ. 本條賦予法院權衡當事人利益之廣泛裁量權。

<sup>83</sup> Regel 211 Abs. 3.

<sup>84</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 443/2024, Entscheidung v. 25.11.2024— Häfele/Kunststoff KG Nehl; Lokalkammer Düsseldorf, UPC\_CFI\_347/2024 – Valeo Electrification/Magna PT u.a.（關於客觀上急迫性與必要性之要求之實務見解）

<sup>85</sup> R. 209.2 (b) VerfO. 法院在行使裁量權決定是否准許暫時處分時，應考量是否存在任何不合理的遲延。

<sup>86</sup> vgl. zum Erfordernis der objektiven Dringlichkeit bzw. sachlichen Erforderlichkeit: Lokalkammer Düsseldorf, Anordnung v. 31.10.2024, UPC\_CFI\_347/2024 – Valeo Electrification/Magna PT u.a.; Lokalkammer München, Anordnung v. 25.11.2024, UPC\_CFI\_443/2024 – Häfele/Kunststoff KG Nehl.

再按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11 條第 4 項<sup>87</sup>，計算「遲延期間」（Zeitraum des Zuwartens）之起點，應為申請人取得足以提出有成功可能之暫時處分聲請（即符合第 206 條第 2 項之內容）之知悉時點<sup>88</sup>。本件聲請人於 2024 年 12 月 4 日首次得知第 1 相對人所提之禁訴令／禁執令聲請，而於 2024 年 11 月 20 日起，即已得知可能會有此等聲請。即便以 11 月 20 日為起算點，聲請人於 12 月 9 日遞交之暫時處分聲請，亦難謂有任何拖延。

此外，相對人所聲請之禁訴令／禁執令並非僅止於暫時限制特定訴訟，而係進一步請求法院核發一項廣泛且具有持續性效果之命令，永久禁止聲請人就任何標準必要專利向德國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同時禁止其執行單一專利法院所作成之任何裁判<sup>89</sup>。若聲請人遵守此等命令，其相關 SEP 專利組合之市場價值與授權價值，均可能在實體權利與財務層面遭受顯著貶損，從而構成對聲請人極為重大之損害<sup>90</sup>。

反之，若聲請人在禁訴令或禁執令核發後違反，在類似案件中，美國法院曾對違反禁訴令／禁執令之當事人科處每日高達 100,000 美元之罰金，且該罰金可能隨時間逐步加倍或以倍數方式遞增。此種嚴厲之經濟制裁，足以對當事人造成巨大壓力，迫使其遵守該命令<sup>91</sup>。

再者，考量美國法院於加速審理程序下，極可能在短時間內即對禁訴令／禁執令聲請作出裁定，聲請人實際上已難以透過在歐洲單一專利法院提起本案訴訟以取得及時之救濟。縱使

<sup>87</sup> Regel 211.4 VerfO.

<sup>88</sup> vgl. Berufungsgericht, Anordnung v. 25.09.2024, UPC\_CFI\_182/2024 – Ortovox Sportartikel/Mammut Sports Group u.a.

<sup>89</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3-14.

<sup>90</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3-14.

<sup>91</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3-14.

本院於本案程序中最終作出禁制令，其作成時間亦極可能晚於美國法院禁訴令／禁執令命令之核發。在此情況下，聲請人之權利幾乎無從獲得實質保障。因此，就實體法與程序法之觀點而言，本案之暫時處分顯具高度之客觀急迫性與必要性<sup>92</sup>。

進一步利益衡量，若本件暫時處分聲請遭到駁回，則如聲請人所述，美國法院極可能准許第 1 相對人之禁訴令／禁執令聲請，並導致前述結果，聲請人將因此受有極大之損害。相對地，若本院准許本件暫時處分，相對人網件公司僅須停止推動其禁訴令／禁執令聲請並撤回相關程序。即使不能完全排除相對人因此可能遭受一定程度之不利益，其損害程度仍明顯低於聲請人所將面臨者。此外，相對人並未因此被禁止於美國之反托拉斯訴訟中主張其權利，該等訴訟仍得繼續進行。

綜上，就「聲請人有權提起本案程序」（zur Einleitung des Verfahrens berechtigt）之當事人適格與「其專利權遭受侵害」（Verletzung der Rechte aus den Streitpatenten）二事，法院認為其可信程度已逾越「高度蓋然性」（überwiegend wahrscheinlich）之門檻。在裁量範圍內所為之利益衡量，亦顯然偏向聲請人<sup>93</sup>。

且依單一專利法院程序規則第 206 條第 3 項、第 209 條第 2 項第 c 款結合第 212 條第 1 項<sup>94</sup>，應核發不經相對人事前聽審之暫時處分（Erlassanordnung ohne vorherige Anhörung der Gegenseite）。申言之，聲請人華為已就暫時處分之原因釋明，此時如須再聽取相對人意見，將造成程序之遲滯，而足致聲請人之權利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查電子郵件往來內容，可合理

<sup>92</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3-14.

<sup>93</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7.

<sup>94</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7. R. 206.3, 209.2 (c) VerFO i. V. m. R. 212.1 VerFO.

預期相對人將立刻向美國法院尋求其他暫時處分（如暫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TRO）。若先行通知相對人並安排聽審，本件暫時處分所欲提供之保障將被大幅縮減<sup>95</sup>。

最終在單方程序下，於 2024 年 12 月 11 日，單一專利法院裁定華為大部分勝訴<sup>96</sup>。

## （二）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

於 2024 年 12 月 11 日，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第七合議庭（庭長為 Dr. Oliver Schoen）亦作出反禁訴令裁定。主旨同為命網件公司撤回於美國之禁訴令聲請及禁止可能阻斷其審判之其他禁令聲請。如網件違反前述要求，法院將課予最高 250,000 歐元之怠金（Ordnungsgeld），或以管收（Ordnungshaft）代之<sup>97</sup>。

<sup>95</sup> vgl. auch Lokalkammer München, UPC\_CFI\_791/2024, Anordnung v. 11.12.2024 – Huawei/Netgear, S. 17.

<sup>96</sup> 裁定內容：I. 以暫時處分之方式，命相對人各別在違反下列義務時，負擔罰鍰風險，不得：在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案號 2:24-cv-00824-AB (AJRx) 之程序中（聲請狀日期 2024 年 12 月 4 日），繼續進行禁訴令／禁執令之聲請，或向其他法院或行政機關提出具有同等效果之聲請，目的在於直接或間接禁止聲請人，就其「受單一專利法院管轄之標準必要歐洲專利」，於 UPCA 適用範圍內之單一專利法院有管轄權之各分庭提起或繼續專利侵權訴訟，及／或執行相關法院判決。上述義務特別包括：命相對人在本命令送達後 24 小時內，撤回該禁訴令／禁執令聲請，或採取其他程序行為，以最終撤銷該禁訴令／禁執令在 UPCA 適用範圍內之效力；即刻禁止相對人在 UPCA 適用範圍內，繼續推動禁訴令／禁執令程序，惟為撤回前述聲請之目的者不在此限；禁止相對人藉由任何指向禁止本案程序之司法或行政命令，間接使聲請人不得就其受單一專利法院管轄之標準必要歐洲專利，在 UPCA 適用範圍內之分庭提起侵權訴訟或執行相關判決。此前述義務與禁止，並包括相對人須充分運用其集團公司法上之支配力，對於以集團關係企業名義提出禁訴令／禁執令聲請者，施以相應影響，使之遵循本命令。II. 如有違反第 I 項命令之情形，相對人各別應向單一專利法院繳納得重複科處之怠金，每日最高金額為 250,000 歐元。III. 英文文件，包括聲請狀所附之 AST 3 至 AST 5，在本案程序中無須翻譯。IV. 本命令得在未提供擔保之前立即強制執行。但若聲請人未於 20 日內，為相對人之利益提供 3,000,000 歐元之擔保（得為存款或銀行保函），則本命令之可執行性即告終止。V. 聲請之其餘部分予以駁回。

<sup>97</sup> LG München I, 7 O 15249/24 – Huawei/Netgear,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AASI). 此裁定內容未公開，故僅就主文說明。

### （三）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在華為於 2024 年 12 月 20 日提出行為保全聲請的 48 小時內，2024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做成行為保全裁定書<sup>98</sup>，對網件公司核發反禁訴令<sup>99</sup>。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本件申請中依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103 條第 1 款規定：「人民法院對於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也可以裁定採取保全措施。」再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7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申請，應當綜合考量下列因素：（一）申請人的請求是否具有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包括請求保護的知識產權效力是否穩定；（二）不採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會使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或者造成案件裁決難以執行等損害；（三）不採取行為保全措施對申請人造成的損害是否超過採取行為保全措施對被申請人造成的損害；（四）採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其他應當考量的因素。」

<sup>98</sup>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民事裁定書。參見知產財經，附裁定 | 解析中國大陸首份 AASI 裁定：最高法認定 AASI 在中國大陸法下屬於行為保全範疇，<https://www.ipeconomy.cn/qushi/9001.html>（最後瀏覽日：2026/01/11）。另參楊靜雯，涉外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中禁訴令適用的研究，法學 11 卷 6 期，頁 6532-6533，2023 年 11 月。（有見解認為中國大陸法院應另行發展其他反禁訴令之法源，而非以行為保全制度核發反禁訴令，且行為保全有明顯缺點，如不服僅得提起複議。）

<sup>99</sup>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民事裁定書。最高法院裁定：（1）美國網件及關聯公司在本兩案審理期間和裁判作出後，不得向美國及其他國家和地方法院、海關或者其他行政執法機關提出旨在禁止華為就本兩案對網件公司及關聯公司在中國大陸繼續進行或者提起新的專利侵權訴訟的申請；（2）美國網件及關聯公司在本兩案審理期間和裁判作出後，不得向美國及其他國家和地方法院、海關或者其他行政執法機關提出旨在禁止華為就本兩案對網件公司申請執行中國大陸法院就本兩案所作判決的申請；（3）如果美國網件及關聯公司已經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法院、海關或者其他行政執法機關提出上述申請，其應當在收到本裁定後 24 小時內撤回或者中止上述申請；（4）美國網件公司不得針對本裁定向美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法院、海關或者其他行政執法機關再行提出對抗性申請。

考量本件華為之專利權利狀態穩定、有效<sup>100</sup>，原審濟南中院之受理依民事訴訟法第 29 條有關侵權地取得管轄權之規定亦無違專利之屬地性原則。而華為已履行其 FRAND 協商義務，反而是網件有拖延談判、提出不合理之反要約等情事，足認其違反 FRAND 義務<sup>101</sup>。再者，網件於美國之禁訴令聲請將造成華為不可回復之損害，該禁訴令一但獲准，將使中國大陸法院無法再就專利侵權事件審判，使華為之合法權益受損。次者，如不採取行為保全對華為之損害將明顯超過採取行為保全對網件之損害，如不採取行為保全，則華為不僅將喪失專利權之長期正常收益之實體權利，亦將造成無法推進審判及執行之正當程序之不當妨害；相反，若採取行為保全，網件僅係負擔一定期間之程序不作為義務，並無其他損害可言。最後，本次審查未發現有對公共利益之損害或其他特別需考量因素<sup>102</sup>。

因此法院依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103 條第 1 款、第 111 條、第 118 條第 1 款、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7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 171 條規定，裁定對網件之行為保全<sup>103</sup>。

此次反禁訴令中國大陸法院所適用之法源與過往之禁訴令同樣係民事訴訟法第 103 條之行為保全<sup>104</sup>，且因係由最高法院所做成，有望確立反禁訴令審查基準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7 條操作之模式。

<sup>100</sup> 此項考量為其他核發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國家所無，似有本案化審查之實，形同先認定專利侵權成立。

<sup>101</sup> 本件所有地區之本案訴訟中，中國大陸係最早作出第一審判決之法院，也僅有中國大陸法院在反禁訴令申請前便已有第一審判決可參考，而確實有在審查反禁訴令時考量之。

<sup>102</sup>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民事裁定書。

<sup>103</sup>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 914、915 號民事裁定書

<sup>104</sup> 參見楊靜雯，同註 98，頁 6531–6532。（分析過往中國大陸核發之四次禁訴令之論理依據、內容及結果，惟似仍未形成穩定實務見解。論者亦提到中國大陸法院對禁訴令之核發多依賴法官自由裁量。）

## 四、第四階段：撤回訴訟及和解

在華為獲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之反禁訴令後，網件於 2025 年 1 月 9 日撤回其於其他地區所提之訴訟並通過 Sisvel 專利池<sup>105</sup> 與華為達成和解<sup>106</sup>。惟值得注意的是，在華為看似擺平最後一個實施者網件後，近期 TP-Link 在 2025 年 9 月 5 日在英國威爾士高等法院（EWHC）再次挑戰華為未依 FRAND 承諾授權<sup>107</sup>。

## 參、Huawei v. Netgear 案評析

### 一、SEP 爭議之禁訴令無法解決平行訴訟

自 2012 年之 Microsoft v. Motorola 案中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首次在標準必要專利核發禁訴令以來，就法院在 FRAND 爭議中適用禁訴令之命題，已有諸多討論。持絕對反對意見者有認為應在 FRAND 爭議中禁絕使用禁訴令，因禁訴令可能鼓勵選購法院、促使一方過早進入司法程序<sup>108</sup>，或強迫雙方接受剝削性的授權費率。此外，禁訴令實際隱含了對外國法院解決爭端能力的不信任，而可能損及國際禮讓。是故，不在標準必要專利之 FRAND 爭議中使用禁訴令應較為妥適<sup>109</sup>。目前核發禁

<sup>105</sup> Sisvel 專利池是知名的國際專利授權管理機構，專注於透過「單一窗口」提供標準必要專利的一站式授權服務，涵蓋蜂窩物聯網（LTE-M, NB-IoT）、Wi-Fi 6/7、音訊編碼等領域。吸引了包括 Sony、Huawei、Philips、Wilus 等大廠參與。See <https://www.sisvel.com>. See also Florian Mueller, Netgear settles WiFi 6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dispute with Huawei, takes license to Sisvel pool between Unified Patent Court and Munich I Regional Court rulings, ip fray, <https://ipfray.com/netgear-settles-wifi-6-standard-essential-patent-dispute-with-huawei-takes-license-to-sisvel-pool-between-unified-patent-court-and-munich-i-regional-court-rulings/> (last visited Feb. 1, 2026).（指出 Sisvel 專利池在上述公司中，華為無疑是最重要的 Wi-Fi 6 專利權人。Sisvel 很少公開授權協議，也通常不披露被授權人。相較之下，美國主要專利池管理機構（如：Access Advance、Avanci、Via LA）在資訊公開方面更為透明。）

<sup>106</sup> See Joint Stipulation of Dismissal with Prejudice, *Netgear, Inc.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No. 2:24-cv-00824-AB (AJRx) (C.D. Cal. filed Jan. 9, 2025).

<sup>107</sup> 參見知產財經，TP-Link 在英起訴華為，<https://www.ipeconomy.cn/qianyan/9814.html>（最後瀏覽日：2026/03/06）。（雖名為高等法院，但實為第一審。）

<sup>108</sup> See also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4, at 286.（概念類似此文中之競速判決，當事人在 FRAND 爭議往往比拼到法院之先後。）

<sup>109</sup> Sam V. Wison,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Frand: The Law of What Land?, 63 B.C. L. Rev. 2821, 2826–2827 (2022).

訴令之主要國家僅有美國及中國大陸<sup>110</sup>，且有論者指出中國大陸法院核發禁訴令的寬鬆程度更甚美國自由派法院<sup>111</sup>，而反禁訴令核發國有美國、中國大陸、英國、法國、德國、印度等<sup>112</sup>及本案所開始核發之單一專利法院。

隨時間推移至今，禁訴令之核發已漸漸減少，中國大陸自其禁訴令政策被控違反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 協定）而遭 WTO 於仲裁認定確實會妨礙其他國家在 SEP 的專利保護與訴訟程序，違反了 WTO 的 TRIPS 協定後，至今未再核發禁訴令<sup>113</sup>。

綜上可看出多數國家法院對於 SEP 下禁訴令之核發持反對見解，本文認為主要理由便是因專利之屬地性及各國對於 SEP 之管轄權、當事人之訴訟權等均為重要之考量。而預防性反禁訴令已為各國法院所採，僅係在預備程度上之不同<sup>114</sup>，多數裁定乃令相對人不得再為阻止該地區程序之聲請並撤回已為之禁訴令聲請至本案訴訟判決為止，其本意顯為維持平行訴訟之架構，進而避免干預各外國法院原有已繫屬之訴訟。

## 二、多國訴訟結構在禁訴令競合後形同原架構之維持

現階段禁訴令與預防性反禁訴令交錯之情景，有論者指出美國審理禁訴令往往較慢，當事人僅得請求法院加速審理或發臨時限制令，而如德國、中國大陸對於反禁訴令之審理往往以單方聲請，僅用寥寥數天法院便下達裁定，之後各法院

<sup>110</sup> King Fung Tsang, Jyh-An Lee, The Ping-Pong Olympics of Antisuit Injunction in FRAND Litigation, 28 Mich. Tech. L. Rev. 305, 347 (2022).（提及兩國為禁訴令核發國可能的主因）

<sup>111</sup> *Id.*, at 349–350.（指出中國大陸法院僅要求釋明外國程序對中國大陸有負面影響，人身管轄亦較為寬鬆。）

<sup>112</sup> Jorge L. Contreras,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Global FRAND Litigation: The Case for Judicial Restraint, 11 NYU J. INTELL. PROP. & ENT. L. 171, 180 (2021).（論及禁訴令與反禁訴令核發之國家整理）

<sup>113</sup> 該仲裁案號：WTO DS611。參見 WTO 仲裁裁定中國大陸禁訴令違反《TRIPS 協定》，北美智權報，<https://naipnews.naipo.com/29320/>（最後瀏覽日：2026/03/08）。（論及中國大陸遭 WTO 調查之過程及結果，中間第一階段之專家小組調查曾一度有利於中國大陸，惟上訴後遭仲裁庭推翻）。另參楊靜雯，同註 98，頁 6532。（指出中國大陸應完善相關制度，以免遭歐盟等指責法依據不足。）

<sup>114</sup> 胡君弘，同註 79，頁 136–137。（論及預防性反禁訴令之 11 案及歸納）

更已發展出預防性反禁訴令之法理，以備無患<sup>115</sup>。另有論者指出此交錯之情形實則在歷經一方禁訴令聲請、一方聲請預防性反禁訴令後，訴訟結構已回到最初多國平行訴訟之基本訴訟結構，並無格局上之改變<sup>116</sup>。

本文認為上述觀察之情仍將持續在標準必要專利之戰爭中，美國法院未再有更積極參與禁訴令賽局<sup>117</sup>、中國大陸法院在禁訴令之核發亦轉趨守勢，且有前述之 WTO 仲裁案殷鑑不遠，各國法院應多有意識持續發禁訴令之意義不大又可能損及國際禮讓而遭致司法合作之困難。本案中歷經網件於美國之禁訴令聲請及華為於各地區的反禁訴令聲請後，訴訟架構即維持與當初未有任何禁訴令或反禁訴令時無異，即為適例。因此本文認為未來之一段時間可能禁訴令之戰爭將持續以預防性反禁訴令為主，而部分在他國已有專利侵權等本訴敗訴的當事人仍有動機聲請禁訴令，故禁訴令競合仍將維持禁訴令與預防性反禁訴令之格局。

### 三、對單一專利法院之觀察

單一專利法院在近期 Huawei v. Netgear 一案中明確展現歐洲對 SEP 之禁訴令的強烈否定立場。先前已有法國法院清楚展現對禁訴令全盤否定的立場<sup>118</sup>，與德國法院相呼應。此外，有論者認為 Huawei v. Netgear 裁定實質上進一步加深了歐洲對禁訴令的根本性懷疑立場，並展現其強烈保護專利權人權利的傾向<sup>119</sup>。

<sup>115</sup> 胡君弘，同註 79，頁 151-153。（總結禁訴令、反禁訴令、預防性反禁訴令實務發展，指出荷蘭、德國、中國大陸於預防性反禁訴令均有法理發展。）

<sup>116</sup> 崔國斌，同註 23。

<sup>117</sup> See Florian Mueller, Avago (Broadcom) Actually Won the UPC's First-Ever Anti-Anti-Suit Injunction, Paved the Way for the Huawei v. Netgear AASI That Came Down Two Days Later, IP FRAY, <https://ipfray.com/avago-broadcom-actually-won-the-upcs-first-ever-anti-antisuit-injunction-paved-the-way-for-the-huawei-v-netgear-aasi-that-came-down-two-days-later/> (last visited Feb. 1, 2026).（指出反禁訴令開始核發後，對美國之禁訴令聲請已 4 戰 4 勝。）

<sup>118</sup> See e.g. ICom v. Lenovo (Court of Appeal of Paris, Case No RG 19/21426, 3 March 2020).

<sup>119</sup> Matthieu Dhenne, The UPC Takes the Offensive: Anti-Anti-Suit Injunctions on the Rise, Kluwer Patent Blog (Wolters Kluwer), <https://legalblogs.wolterskluwer.com/patent-blog/the-upc-takes-the-offensive-anti-anti-suit-injunctions-on-the-rise/> (last visited Feb. 1, 2026).（另指出然而，仍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此強硬的反 ASI 立場，是否能阻止未來來自其他國家法院的挑戰，抑或反而會促使當事人採取更加複雜的跨國訴訟策略？）相同意見 See also Mike Gilbert, Thomas Prock & Jen Cardwell, UPC Grants First Anti-Anti-Suit Injunction, Marks & Clerk Insights, <https://www.marks-clerk.com/insights/latest-insights/102juhi-upc-grants-first-anti-anti-suit-injunction/> (last visited Feb. 1, 2026).（指出 UPC 顯然展現出延續德國國家法院反禁訴令實務的明確目的，這一點既令人鼓舞，也並不令人意外。）

再者，儘管 UPCA 第 32 條文意上似比許多國家法律的管轄規定更為狹窄，然單一專利法院已透過實務上之廣義解釋，確保專利權人之訴訟權。此一立場與法國與德國的判例法一致，並與歐盟強調成員國法院間互信原則的法理相符<sup>120</sup>。惟此管轄權之規定仍有解釋空間，雖在本次 Huawei v. Netgear 一案未因此產生問題，但近期歐洲法院在 BSH Hausgeräte 案中的裁決範圍似不限歐洲專利局專利，由此引發歐盟各國法院是否可能判定非歐洲專利（如美國、中國大陸專利）侵權的爭論，更在後續 InterDigital v. 亞馬遜案中由此引發美國德州法院核發禁訴令，理由便是因單一專利法院之管轄權過大，已逾越專利屬地性原則<sup>121</sup>。綜上，有關單一專利法院之管轄權在未來亦為殊值觀察之爭議，也印證學者對歐洲法院介入之擔憂<sup>122</sup>。

另者，本件 Huawei v. Netgear 一案單一專利法院慕尼黑地方分庭就反禁訴令之法律見解大量援用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較為寬鬆之見解核發反禁訴令。惟仍須觀察後續之反禁訴令案件在其他分庭如何處理，是否會採德國杜塞道夫法院或其他歐洲法院之論理，係亟待探討之問題，亦將影響單一專利法院之未來發展。此外單一專利法院未來與其他國家法院、歐洲法院之互動亦為具重要性之問題。

## 肆、結語

標準必要專利爭議所涉及之授權談判與專利訴訟，往往跨越多個司法管轄區。由於專利權之屬地性與全球市場之跨境特性並存，當事人常透過多國訴訟以取得有利之裁判結果。禁訴令與反禁訴令制度，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漸發展成為重要之訴訟策略工具。

<sup>120</sup> See also Matthieu Dhenne, The UPC's Long Arm and the Limits of Its Reach, Kluwer Patent Blog, [https://legalblogs.wolterskluwer.com/patent-blog/the-upcs-long-arm-and-the-limits-of-its-reach/\(last visited Mar. 16, 2026\)](https://legalblogs.wolterskluwer.com/patent-blog/the-upcs-long-arm-and-the-limits-of-its-reach/(last%20visited%20Mar.%2016,%202026)). (論及 UPC 長臂管轄之適用與限制，並指出 UPC 的「長臂」運作於多層次執行體系中。判決可以跨境傳播，但其效力取決於各國法律秩序的接受程度。)

<sup>121</sup> 參見中國大陸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CCPIT)，預計 2026 年單一專利法院將塑造專利訴訟策略，<https://www.ccpit.org/a/20260209/20260209kny5.html> (最後瀏覽日：2026/03/17)。本件訴訟概況另參知產財經，UPC 再發命令！亞馬遜禁令危機仍未消除，<https://www.ipeconomy.cn/zhuanti/10401.html> (最後瀏覽日：2026/03/17)。

<sup>122</sup> 見壹、二、之討論。

Huawei v. Netgear 案為單一專利法院成立以來首次發布反禁訴令之重要判例。該裁定顯示單一專利法院已採取與德國及法國法院相近之立場，認為外國法院之禁訴令若阻礙專利權人在歐洲法院行使其專利權，將可能構成對專利財產權及司法救濟權之侵害。因此，單一專利法院透過核發反禁訴令以維護其管轄權與專利權人之訴訟權。

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反禁訴令並未真正消除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之衝突。當一方聲請禁訴令，另一方則可能迅速於其他司法管轄區聲請反禁訴令，使訴訟結構最終仍回到多國平行訴訟之基本架構。換言之，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競合，更多反映的是各國法院對司法管轄權與專利權保護範圍之競逐，而非對跨國專利爭議提供最終解決方案。

隨著單一專利法院逐漸建立其實務體系，其在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中的角色亦將持續提升。Huawei v. Netgear 一案顯示，單一專利法院不僅是一個區域性專利法院，更可能成為全球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的重要司法場域。未來在禁訴令與反禁訴令制度持續演進的情況下，各國法院如何在維護各該地區司法管轄權與尊重國際禮讓之間取得平衡，仍將是跨國專利訴訟中值得持續觀察的重要議題。